

“帝师”庄士敦曲折的情感经历

清末的中国,随着西方冒险家的涌入,英国的文人政客亦纷至沓来。其中较著名者除慈禧的座上客白克豪斯、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外,庄士敦更是独树一帜。他不仅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还做过威海卫英租界行政长官。庄士敦是个“心高气傲、难以相处”的人,其感情历程也鲜为人所知。

刻骨铭心的失恋

在庄士敦的中国生涯中,有一个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就是“中国通”骆克哈特爵士。

骆克哈特是庄士敦的苏格兰老乡,银行家出身,但他比庄士敦年长14岁。骆氏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于1878年考入港府,从见习生做起,经由辅政司等职,一步步走上了英国香港殖民秘书的席位。这个职位仅次于港督卜力。

1901年,骆克哈特任港府辅政司时,庄士敦成为他的助理。这两人不仅是同乡,且都对学术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讨论中国问题,可谓气味相投。庄士敦也受到了骆氏妻子和女儿的欢迎。和上司一家人的友谊,差不多维持了庄士敦的一生。

1902年,骆克哈特调任威海卫英租界行政长官。在他的要求下,庄士敦在第二年就从香港调到了威海卫,担任长官助理。

庄士敦生得一表人才。他那修长的身材,一头金发,蔚蓝色的眼睛和笔挺的西装,常常把年轻女士在顷刻间迷倒。

他首次坠入爱河是在1912年夏季的威海卫,恋爱对象是一位访客,年

轻美丽的女歌唱家阿莱丝·沃特。阿莱丝是骆克哈特女儿玛丽的女友。在行政官邸举办的晚会上,阿莱丝演唱了德国抒情歌曲,令迷恋音乐的庄士敦一见倾心。其时庄士敦38岁,正当盛年,他的绅士风采同样深深吸引了阿莱丝。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作诗并秘密幽会。然而,阿莱丝当时只有21岁,与庄士敦相差17岁。虽然两人情投意合,但彼此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横亘着可怕的距离。

阿莱丝不可避免地离开了,她远赴巴黎深造,将自己的恋情记录在日记里。而庄士敦也坦然看淡了这惊鸿一瞥的爱情,并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写作之中。

庄士敦的第二次爱情距他与阿莱丝之恋不到两年,1914年1月,他在英国返回中国的船上认识了一位叫桃乐茜的英国女子。桃乐茜对庄士敦的冲击力比阿莱丝更大,以至于他把自己的感觉迅速告诉了老上司骆克哈特。庄在信中说“桃乐茜是世界上最美的名字”。

同年3月,庄士敦准备向桃乐茜求婚。但最后,桃乐茜并未应允。因为她到中国来是找其未婚夫结婚的,这一点桃乐茜在船上就告知了庄士敦。

庄士敦的这次失恋是刻骨铭心的。多年之后,他在1923年致友人拉夫迪的信中仍然说:“我非常喜欢她,现在依然如此……”

两段未了情

1918年,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为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

师”一职,庄士敦则进入了“帝师”候选人名单。1919年3月,庄士敦正式受聘为逊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和末代皇帝交往了13年,情同父子。

为答谢庄士敦接替自己担起教育溥仪的职责,徐世昌在京西樱桃沟为他盖起一座避暑别墅。樱桃沟别墅不仅是庄士敦避暑写作之地,也是他的社交舞台。在这里,他至少有过两段恋情。

1921年6月,庄士敦在樱桃沟接待了一批到妙峰山旅游的英国人,其中包括年轻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艾琳·帕娃,他们之间相处得很愉快,但两人更深入的接触则是在1929年的威海卫。当时,庄士敦在行政长官的高位上。

虽然引起了一些非议和指责,甚至可能是“丑闻”,但庄士敦还是忍不住向艾琳求婚。1930年春季,艾琳同意了庄士敦的求婚。同年10月,庄士敦一卸任威海卫的官职,便即刻赶往伦敦,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争取伦敦大学教职。但接下来,庄士敦访问亲朋,学术演讲、撰写书稿,婚期一拖再拖。

对未婚妻的疏忽让艾琳改变了主意。艾琳时任伦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有自己的职业诉求。1931年,两人协商解除了婚约,但彼此仍保持朋友的关系。

十年前的1921年,几乎在和艾琳相识的同时,庄士敦还在京西樱桃沟接待了另一位不同寻常的英国女子斯泰拉·本森,她是诗人兼作家。1920年来到中国,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的秘书。她和庄士敦有很多共同语言,也希望退休后能到西山写作,度过自己的余生。遗憾的是,当时斯泰拉已婚,冲破这个阻力相当艰难。

1930年6月4日,庄士敦在给骆克哈特的信中说:“斯泰拉结过婚,所以,在她离婚之前,我不会和她有任何约定。”

一本书带来的爱情

从威海卫回国后,庄士敦希望进入伦敦高校。当时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都在招聘中文教授,也都向庄士敦发出了邀请。庄士敦最先注目的是牛津大学,但是牛津的年薪为800英镑,而伦敦大学的年薪为

1000英镑。庄士敦向高薪投降了。

在伦敦的7年中,尽管有诸多压力,但庄士敦还是取得了巨大成果,他酝酿多年的巨作《紫禁城的黄昏》于1934年出版。

这本描写清宫内幕的书不仅让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知名汉学家之列,还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版税。他用这笔钱在家乡苏格兰购买了一个小岛,他的几间住房分别以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命名,其中的一个房间展示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珠宝等物件。《紫禁城的黄昏》给他带来了名誉、金钱,还带来了爱情。1935年4月,他收到了署名伊丽莎白·斯帕肖特夫人的一封信,她说她读了《紫禁城的黄昏》,想见见作者。庄士敦欣然应允。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体态修长、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花园里娓娓而谈。暮年的庄士敦一下子就爱上了她,这又是个已婚女人,尽管伊丽莎白和丈夫的感情早已破裂。

庄士敦当然没有忘记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友骆克哈特,然而,骆氏是个老派人物,他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发生在朋友身上。当庄士敦急切地向他解释伊丽莎白很快将离婚时,骆克哈特仍坚决反对。

1936年冬季,庄士敦带着伊丽莎白拜访骆克哈特,期望老友能认可“事实”,然而,他们的到来却遭到骆克哈特全家人的冷遇。至此,庄士敦和骆克哈特几十年的友情毁于一旦。1937年2月,骆克哈特去世。即使在临终前,这位倔强的英国爵士也未曾原谅他的下属。庄士敦一如既往地前行。按照计划,伊丽莎白离了婚,他们决定在1938年10月举行婚礼。但是很不幸,庄士敦不久就身患肾病,卧床不起,于1938年3月6日撒手人寰。

庄士敦的葬礼是私密的——只有伊丽莎白和律师参加,他不想惊扰任何人。按照他的嘱托,他的骨灰被撒在他挚爱的国王岛上。正如庄士敦生前对自己的家庭讳莫如深,他最后的情人也不愿其被别人分享。庄士敦是伊丽莎白的个人隐私,是两人之间永远的秘密。

据《北京晚报》张威/文

抗日军民用磨盘砸“坦克”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成武县刘菜园村有个叫刘金端的老人以磨香油为生,全家住在一幢两层土楼里。1942年农历三月,日伪军在刘菜园附近的苟村集修建据点,遭到民众反抗。四月的一天,两辆坦克和近百名日伪军进入刘菜园进行“扫荡”。村民大部分已转移。刘金端带着儿子和孙子坚守在自家土楼上。

刘家位于村子东南角,院子周边有大坑,是个易守难攻的四合院,村民给他家取了个外号叫“小皇城”。刘金端一家利用土楼优势,用土枪向敌人开火。枪声引起敌人注意,一辆坦克冲向四合院,企图撞开大门。情急之下,刘金端一家人把一个旧磨盘搬到门楼上,朝正在撞门的坦克砸了下去。只听“啞当”一声,坦克不动弹了,刘金端也不幸中弹

牺牲。这时天色已晚,成武县抗日独立营赶来增援,敌人用另一辆坦克拖上那辆“趴窝”的坦克仓皇逃走了。从此,“小皇城磨盘砸坦克”成为成武县抗日史上的一段佳话。

说到这里,估计很多人不相信磨盘真的能砸坏坦克,笔者通过采访、查阅资料和咨询相关武器专家后,疑虑消除了。

原来,二战期间日军坦克的装甲普遍很薄,几百斤重的石头磨盘从高处落下,如果砸到关键部位,坦克被砸“趴窝”是有可能的。另外,当时日军开的可能不是坦克,而是装甲车,因为两者在外观上很像,村民很容易将装甲车误认为是坦克。而装甲车的装甲厚度又比坦克薄许多,如果是日军装甲车,这一可能性就更大。据《文史博览》鲁陶/文